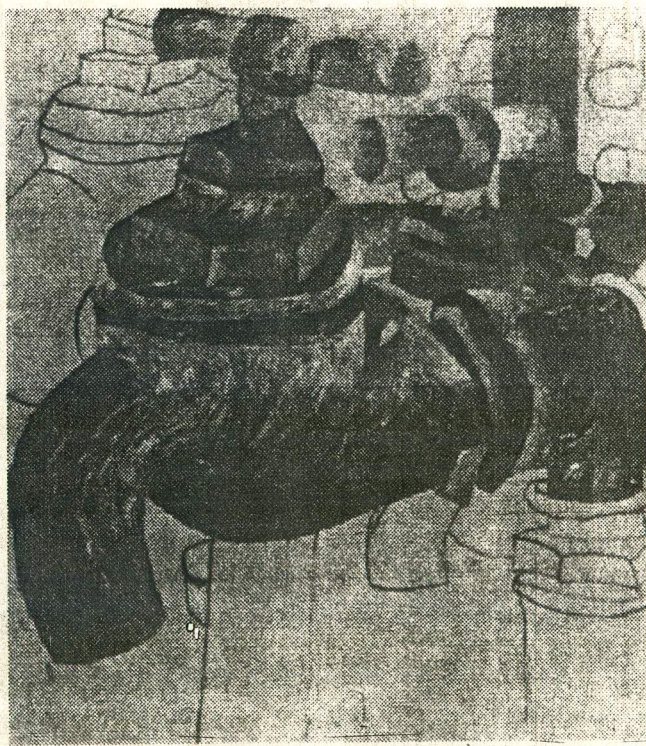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苑报



杨克勤的作品以静物的扩张与褒扬不动声色地去颠覆静物画的传统。

在传统静物画中，静物作为视觉审美的对象受到艺术家目光持续的关注，物理性的真实与三度空间幻觉的再现耗费了数百年的热情与劳动。

从表现主义绘画开始，静物与人物获得了平等

静物的颠覆

· 殷双喜 ·

的地位，共同承担了艺术家主观情绪与情感的媒介与载体。凡高的《向日葵》与《农妇的鞋》已经超越了物理性的事实，而进入到个体潜意识的心理学层面，具有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。

毫无疑问，杨克勤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意味。在摄影、电影、电视日益成为控制人们视觉的复制系统的今天，个体艺术家的声音日渐微弱，一部分“写实”画家因架上绘画的贵族化和市场化而受到批评界和大众的质疑。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背景下来看杨克勤的作品，就不仅具有悲剧性的人文精神，更具有一种确认个体存在的不屈意志。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物体放大至罗中立《父亲》那样的宏篇巨制，本身就包含了艺术家对于物体的基本存在的关怀。

水龙头与暖水瓶，盆与酒瓶，纠缠在一起的锁，

这些最平常的日用品中，包含了给予与接受，开启与封闭等最为基本的生活事实。即使是复杂精密的计算机，其基本活动也可以归结为接通与关闭。杨克勤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并没有一个先在的设定，因而对于观众来说具有广泛的想像余地。

在注意到杨克勤作品那种激情洋溢的斑驳笔触的同时，我看到杨克勤对于物体形象的概括与塑造。与塞尚寻求自然界永恒结构的追求不同，杨克勤的形象极其严谨，在坚挺明确的形象轮廓与激烈炽热的笔触色层之间，体现出挣扎与平衡的心理轨迹。在这种简约形象物质的进程中，画家通过驾驭自己的绘画性意图，寻求内在感觉的明晰化和物质化，以达到表现和视觉的满足。比起那些以繁复的形象进行文学性、哲理性的意义阐释的作品，杨克勤的绘画更具有直截了当的坚定与强悍。那些突兀地占据画面的巨大水龙头与粉红色的扭曲的酒瓶，因此也具有了某种人格化的力量，从而超越了冷漠而没有个性的概念性符号，加强了情感的强度。

很难用“新表现”、“新形象”之类的定语来限定杨克勤的艺术探索，对于我的视觉感受来说，杨克勤的作品是强烈而难以忘怀的，其中有着某种难以捉摸的新质，一种不同于既往油画的新的感受，新的意味。这种不断生成的感觉与意味或许会为疲倦的当代油画注入新的活力。

令人惊异的是，这些自由而强悍的绘画出自一位青年女性艺术家之手。

图为杨克勤的《水龙头系列之一》。